



雨花桂

君琦



琦
君著

桂花雨

爾雅出版社印行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篆印：張慕漁

有版權·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攝影：謝春德

桂花雨 (爾雅叢書之18)

作者：琦君

校對：琦君·吳美幸·沈美蓉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臺北市中正區一〇〇

廈門街一三巷三十三之一號

電話：二六五四〇三六 傳真：二三六五七〇四七
郵政劃撥：〇一〇四九二五〇一

網址：<http://www.elitebooks.com.tw>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臺北市師大路八十六巷十五號一樓

印刷者：崇寶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三重市三和路四段八十九巷四號

一九七六(民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初版·二〇〇三(民九二)年二月一日新十一印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定價 170 元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SBN 957-9159-23-8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桂花雨／琦君著.--初版.--臺北市：
爾雅，民65
面； 公分.--（爾雅叢書；18）

ISBN 957-9159-23-8（平裝）

855

80000657

序

李唐基

琦君和我結褵近三十年，很少有久別的時候。今年秋間，我因業務關係，奉派來紐約，將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返國，這恐怕是我們分別最長久的一次了。琦君在華副她的「龍吟集」專欄上所寫短文此間世界日報都予轉載，使我很快就能看到，好像讀她的書信。於快慰之餘，尤不得不感謝主編與大眾傳播之功。

現在又得知爾雅出版社的隱地兄願意再為琦君出版一本散文集，要我在前面寫幾句話，也可以代替我們之間的通信，我當然是非常高興的。因為在她寫作的歷程上，又多了一本紀錄，而我也可為她的寫作生涯作個見證。

❶

自我們結婚以來，琦君每寫一篇稿子，或多或少我都曾參與一分感情。她常從我們日常生活閒談中獲得靈感，構思時也常和我述說大意，寫成後，我當然是第一個讀者。我一直認為寫文章第一要言之有物，千萬不可無病呻吟，非到一吐為快時不要輕易下筆。文字尤其應當平易近人，不要刻意雕琢，以辭害意。這也正是琦君寫作的原則，她也都做到了。

記得在民國四十一年、二年時，國內出版業尚未十分發達，文學書刊較少，她於公餘之暇寫稿，我因那時工作不太忙，也幫忙一部分出版發行的工作。她的第一本小說散文合集「琴心」就是這樣問世的。沒想到出版後頗獲好評，很快就再版了。這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琦君因不斷地寫，陸續出版了好幾本小說集、散文集。這給我們的家庭生活，帶來了無窮的情趣與鼓舞。

這次的新散文集「桂花雨」，大部分的文章，在發表前我都曾過目。我覺得她近年的寫作，除抒情、憶舊之外，也有不少寓理於情之作，對於世態人情，往往有更深一層的看法。這或許由於年事漸長，憂患備嘗之故。但她於深入淺出的說理中，仍洋溢著一片真摯樸實之情。信手拈來的詩詞或先哲雋語，都能妙法天然，相

得益彰。因此琦君的散文，不但小朋友喜歡閱讀，就是老年人也都予以嘉許。

想起過去在家中時，每每看見琦君忙完一天的課業和家務，於燈下埋頭寫作，那一分虔誠與專注，內心至為感動。爲了她的胃病，我時常勸她少寫。她總是說：「我只有在寫作時，才真正忘憂。」聽了這話，我有點歉疚，因而也不便多勸阻她。如今天各一方，她每來信告訴我已完成一篇稿子時，我就想起她常於深夜起來寫稿，臉容於興奮中透著憔悴，此心不禁憂喜參半。

距離「三更夢書當枕」的出版僅一年半，琦君又再出一本散文集，不能不感謝主編、讀者與隱地兄的鼓勵。但我個人總認爲「慢工」，才能出「細活」。我所期望於琦君的，還是一個「慢」字，因爲我原本就是個慢性子人。

再說「生也有涯，知也無涯」，琦君原也是個愛讀書的人，還是愛惜有涯歲月，補讀生平未讀之書才是。我在此一則遙祝新集的問世，能獲得衆多愛好她文章的讀者們更多的鼓勵與指正，二則於遙遠的懷念中，不禁記起琦君最喜歡的清人的兩句詞：「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我真寧願她少寫文章，相信琦君一定能體我深意吧！

桂花雨

琦君

李序

父親

母親

靈山秀水挹清芬

相逢是別筵

「我的另一半」補述

遙寄楠兒

媽媽，給你快樂！

一對金手鐲

兩條辮子

●

一

一七

二九

三五

四五

五三

六一

六五

七五

童仙伯伯

八五

話友

九七

遙念

一〇三

遙遠的友情

一一一

千古艱難唯一死

一一七

難忘龍子

一二三

人鼠之間

一二九

祕密

一三五

十三

一四三

桂花雨

一四九

鄉音不改

一五三

遲來的青春

一五九

我沒有綠拇指

一六五

你丟我撿

一七三

因病得閒	一七七
求醫雜感	一八三
如此星辰非昨夜	一八九
讀書記趣	一九三
春水船如天上坐	一九九
猶有最高枝	二〇九
看戲	二一七
琦君寫作年表	二三五

父親

我幼年時，有一段短短的時日，和哥哥隨母親離開故鄉，作客似的，住在父親的任所杭州，在我們的小腦筋中，父親是一位好大好大的官，比外祖父說的「狀元」還要大得多的官。每回聽到馬弁們一聲吆喝：「師長回府啦！」哥哥就拉著我的手，躲到大廳紅木嵌大理石屏風後面，從縷花縫隙中向外偷看。每扇門都左右洞開，一直可以望見大門外停下來巍巍的馬車，四個馬弁擁著父親咋嚓咋嚓地走進來。畢挺的軍裝，胸前的流蘇和肩徽都是金光閃閃的，帽頂上矗立著一朵雪白的纓。哥哥每回都要輕輕地喊一聲：「噢！爸爸好神氣！」我呢，看到他腰間的長長指揮刀就有點害

怕。一個叫胡雲臬的馬弁把帽子和指揮刀接過去，等父親坐下來，爲他脫下長靴，換上便鞋，父親就一聲不響地進書房去了。跟進書房的一定是那個叫陳勝德的馬弁。書房的鑰匙都由他管，那是我們的禁地。哥哥說書房裏有各種司蒂克（手杖），裏面都藏著細細長長的鋼刀，有的是督軍贈的，有的是部下送的。還有長長短短的手槍呢。聽得我汗毛凜凜的，就算開著門我都不敢進去，因此見到父親也怕得直躲。父親也從來沒有摸過我們的頭。倒是那兩個貼身馬弁，胡雲臬和陳勝德，非常的疼我們。只要他們一有空，我們兄妹就像牛皮糖似地黏著他們，要他們講故事。陳勝德小矮個子斯斯文文的，會寫一手好小楷。母親有時還讓他記菜帳。爲父親燉好的參湯、燕窩也都由他端進書房。他專照顧父親在司令部和在家的茶菸、點心、水果。他不抽菸，父親辦公桌上抽剩的加里克、三砲臺等等香菸，都拿給胡雲臬。吃剩的雪梨、水蜜桃、蜜棗就拿給我們。他說他管文的，胡雲臬管武的，都是父親最忠實的僕人。這話一點不錯，在我記憶中，父親退休以後，陳勝德一直替父親擦水菸筒、打掃書房，胡雲臬專管擦指揮刀、勳章等等，擦得亮晶晶的，再收起來，嘴裏直嘀咕：「這些都不用，真可惜。」父親出外散步，他就左右不離地跟著，叫

他別跟都不肯。對父親講話總是喊「報告師長」。陳勝德就改稱「老爺」了。

陳勝德常常講父親接見賓客時的神氣給我們聽，還學著父親的藍青官話拍桌子罵部下。我說：「爸爸這麼兇呀？」他說：「不是兇，是威嚴。當軍官第一要有威嚴，但他不是亂發脾氣的，部下做錯了事他才罵，而且再怎麼生氣，從來不罵粗話，頂多說『你給我滾蛋』。過一會兒也就沒事了。這是因為他本來是個有學問的讀書人，當初老太爺一定教導得很好，又是陸軍大學第一期畢業，又是日本留學生，所以他跟其他的軍長、師長，都不一樣。」哥哥聽了好得意，搖頭晃腦地說：「將來我也要當爸爸一樣的軍官。」胡雲臬翹起大拇指說：「行，一定行。不過你得先學騎馬、打槍。」他說父親槍法好準，騎馬工夫高人一等，能夠不用馬鞍，還能站在馬背上跑。我從來沒看見過父親騎馬的英姿，只看見那匹牽在胡雲臬手裏馴良的淺灰色大馬。胡雲臬把哥哥抱在馬背上騎著過癮，又把我的小手拉去放在馬嘴裏讓牠啃，牠用舌頭拌著、舔著，舔得濕漉漉、癢酥酥的，卻一點也不疼。胡雲臬說：「好馬一定要好主人才能騎。別看你爸爸威風八面，心非常仁慈，對人好，對馬也好，所以這匹馬被他騎得服服貼貼的，連鞭子都不用一下，因為你爸爸是信佛

的。」哥哥卻問：「爸爸到了戰場上，是不是也要開槍殺人呢？」胡雲泉說：「在戰場上打仗，殺的是敵人，你不殺他，他就殺你。」哥哥伸伸舌頭，我呢，最不喜歡聽打仗的事了。

幸虧父親很快就退休下來，退休以後，不再穿硬繃繃的軍服、戴亮晶晶的肩徽。在家都穿一襲藍灰色的長袍。手裏還時常套一串十八羅漢唸佛珠。剪一個平頂頭，鼻子下面留了短短八字鬚，看去非常和氣，跟從前穿長統靴、佩指揮刀的神氣完全不一樣了。看見我們在作遊戲，他就會喊：「長春、小春過來，爸爸有美國糖給你們吃。」一聽說「美國糖」，我們就像蒼蠅似地飛到他身邊。哥哥曾經仰著頭問：「爸爸，你爲什麼不再當軍官、不再打仗、殺敵人了呢？」父親慢慢兒撥著唸佛珠說：「這種軍官當得沒有意思，打的是內仗，殺的不是敵人，而是自己的同胞，這是十分不對的，所以爸爸不再當軍官了。」檀香木唸佛珠的芬芳撲鼻而來，和母親經堂裏香爐中點的香一個味道，我就問：「那麼爸爸以後也唸經囉。」父親點點頭說：「哦，還有讀書、寫字。」後來父親買了好多好多的書和字畫，都歸陳勝德管理，他要哥哥和我把這些書統統讀完，作一個有學問的人。

可是，讀書對於幼年的哥哥和我來說，實在是件很不快樂的事。老師教完一課書，只放我們出去玩一下，時間一到，就要回書房。我很怕老師，不時地望著看不大懂的自鳴鐘催哥哥快回去，哥哥總是說：「再玩一下，時間還沒到。」有一次，我自怨自艾地說：「我好笨啊，連鐘都不會看。」父親剛巧走過，笑著把我牽進書房，取下桌上小檯鐘，一圈圈的轉著長短針，一個個鐘頭教我認，一下子就教會了。他說：「你哥哥比你懶惰，你要催他，遵守時刻是很重要的。」打那以後，哥哥再也騙不了我說時間沒到了。只要老師限定的休息時間一過，我就尖起嗓門喊：「哥哥，上課去啦。」神氣活現的樣子。哥哥只好噘著嘴走回書桌前坐下來，書房裏也有一口鐘，哥哥命令我說：「看好鐘，一到下課時間就喊『老師，下課啦！』」所以老師對父親說我們兄妹倆都很守時。

沒多久，父親不知爲什麼決定要去北平，就把哥哥帶走了，讓我跟著母親回故鄉。那時我才六歲，哥哥八歲。活生生地拆開了我們兄妹，我們心裏都很難過，後悔以前不應該時常吵架。哥哥能去北平，還是有點興奮，勸我不要傷心，他會說服父親接母親和我也去的。母親雖捨不得哥哥遠離身邊，卻是很堅定地帶我回到故

鄉。她對我說：「你爸爸是對的，男孩子應當在父親身邊，好多學點做人的道理，也當見見更大的世面，將來才好做大事業。」我卻有點不服氣，同時也實在思念哥哥。

老師和我們一起回到故鄉，專門盯住我一個人教，教得我更苦了。壁上的老掛鐘又不準確，走著走著，長針就跳一下，掉下一大截，休息時間明明到了，老師還是說：「長針走得太快，不能下課。」我好氣，寫信告訴父親和哥哥，父親來信說，等回來時一定買隻金手錶，戴在我手腕上，讓我一天二十四個鐘頭都看著長短針走。於是我天天盼著父親和哥哥回來，天天盼著那隻金手錶。哥哥告訴我，北平天氣冷，早晨上學總起不了牀，父親給他買了個鬧鐘放在牀頭几上，可是鬧過了還是起不來，時常挨父親的罵，父親說懶惰就是沒有志氣的表現。他又時常傷風要吃藥，吃藥也得按時間，鐘一鬧非吞藥粉不可，藥粉好苦，他好討厭鬧鐘的聲音。也好盼望我去和他作伴，作他的小鬧鐘。我看了信，心裏實在難過，覺得父親不帶母親和我去北平是不公平的。可是老師說，大人有大人的決定，是不容孩子多問的。我寫信對哥哥說，如果我也在北平的話，早晨一定會輕輕地喊：「哥哥，我們上學

啦。」一點也不會吵醒爸爸。吃藥時間一到，我也會喊：「哥哥，吃藥囉。」聲音就不致像鬧鐘那麼討人嫌了。

哥哥的身體愈來愈弱，到父親決心接我們北上時，已經爲時太晚。電報突然到來，哥哥竟因急性腎臟炎不治去世，我們不必北上，父親就要南歸故里了。兄妹分別才兩年，也就成了永別。我那時才八歲，我牢牢記得，父親到的那天，母親要我走到轎子邊上，伸雙手牽出父親。要面帶笑容。我好怕，也好傷心，連一聲爸爸都喊不響。父親還是穿的藍灰色長袍，牽著我的手走到大廳裏坐下來，叫我靠在他懷裏，摸摸我的臉、我的辮子，把我的雙手緊緊捏在他手掌心裏說：「怎麼這樣瘦？飯吃得下嗎？」這是他到家後，對我說的第一句話，聲音是那般的低沉，我呆呆地說：「吃得下。」父親又擡頭看看站在邊上的老師說：「讀書不要逼得太緊，還是身體重要。」不知怎的，我忽然忍不住哭了起來，不完全是哭哥哥，好像自己也有無限的委屈，父親也掩面而泣。好久好久，他問：「你媽媽呢？」我才發現母親不在旁邊，原來她一個人躲在房中悄悄地落淚。這一幕傷懷的情景，我畢生不會忘記。尤其是他捏著我的手問的第一句話，包含了多少愛憐和歉疚。他不能撫育哥哥